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金鏡秋

金鏡秋，蘭陵世家子。少好讀書，能明大義，不屑為章句之學，塾師授以貼括，笑曰：「此何等文字？乃欲令余俯首下心以求之哉！」由是日從事於詩古文詞。時作近游，登山臨水，偶有感觸，輒寄之於吟詠。有友人宦於閩省，適補授廈門同知，馳書招之前往。生欣然命駕，即乘輪舶航海而南。行至中途，颶風大作，雖雙輪迅駛，而顛簸異常，將近福州，舟忽擱於礁石，遽沈波底。舟中人各趨小艇。生時魂已離身，心尚明瞭，業委性命於驚濤駭浪之中，自艇失足墮海，浮沈波際，莫辨晝夜。

忽聞耳畔有呼「玉卿」者，啟眸視之，乃其中表昆弟行，維揚吳生也。吳生去歲以疫病亡，生早已得其凶耗；「玉卿」，則生幼時名也。

生見吳在側，疑已亦死，頓念老母在堂，無人侍奉，不禁哀從中來，泫然出涕，詢吳曰：「此豈尚是人間耶？」

吳曰：「此乃在台州萬山中，靈境縹緲，仙真往來，雖非天上，遠勝人間。余昔時非死，特屍解耳。斯世滔滔，不過聊一遊戲，豈可久居哉？」因出藥丸授生，嘔水斗餘，胸膈頓爽。呼妻出見，乃一十七八歲女郎也，丰姿綽約，麗絕塵寰。吳命以叔嫂禮見，女盈盈下拜。生不覺膝之自屈也。

吳結廬在山半，屋後皆蒼松翠柏，匝地參天，雖盛夏無暑意。門前方塘如鑿，多種藕花，紅嫣白媚，風景自殊。吳乃為生易去濕衣，令改羽士裝。生亦甚喜，謂自此盡捐塵念，永絕世緣，願隨吳在山中修行，藉以證道。吳笑曰：「恐未必然。」遂令僮僕灑掃西齋，以宿生。

生視齋室甚幽，齋外短牆，僅可及肩，修篁叢筱，蔽日拂雲，日暮涼風四起，頓有蕭條之感。既夕，孤燈耿壁，寒蛩鳴砌，獨坐靜聽，益形索寞，不得已展衾遽臥。頭甫著枕，即入睡鄉。

忽見一僕持刺逕入，白曰：「某司馬遣騎來迓。」生不覺隨之俱行，攬轡疾馳，頃刻已十數里，遙睹衙署巍峨，吏胥隸役，垂手侍立者百餘人。甫至大堂，友人已盛服出迎，執手慰藉。生言適罹水厄，幾不得相見，今仍獲托宇下，殆有天幸。友亦為之歎噓。

言次，已設筵於衙左小軒中，有花木池石之勝，時木樨已盛開，香參鼻觀。酒酣，友呼歌姬出而侑觴，娉婷前來者凡四五人，著絳綃者尤光豔動人。俱執壺捧杯，環勸生飲。生目之而笑曰：「敢聞妙音，一洗凡耳。一曲一杯，所不敢辭。」於是撥箏琶、吹笙簫者，紛然競奏。所歌皆非人間節調，嚼徵含商，悠揚宛轉，但覺脆堪裂帛，響遏行雲。生聽之，不禁魂銷心醉，情不能禁，急把玉臂，舉杯飲之，曰：「醉汝瓊漿，聊代金餅。」絳綃女子紅暈雙頰，勉盡一觴。生曰：「妙哉！仰飲其餘瀝無涓滴。」友笑曰：「此即杜分司所索紫雲也，君如屬意，當令充箕帚。」生起遜謝。

酒罷宵闌，送生至西堂宿焉。須臾，絳綃女子盛妝而至，益覺媚異常。生擁置諸膝，縷問生平，細詢家世。女自言：「姓秦，小字麗娟，固維揚人。父亦秀才，早卒，家貧，母不能守，遂嫁潯陽茶賈。妾時方八歲，以無所依，鬻於教坊，飄零至此。」言訖，嗚咽不勝。

生曲意慰藉，謂：「必言之司馬，乞汝為室。」女始展愁顏，檢衽致謝。卸妝登榻，遂與綢繆。不意同夢正酣，忽有排闥直入者，呼生曰：「起，起，火及窗矣！」生睡中驚覺，已見簷際赤焰環繞，乃裸而奔；陡憶牀中尚有妙人，返身揭衾抱之而出，玉體橫陳，一縷未著。甫出戶，火已燃及帷帳，內衙數百椽，一剎那已成灰燼，濡手足、焦毛髮奔走撲救者，相屬於道。瞥睹衙左曠地多人圍集，趨視之，則友人眷屬也。群姬皆在，類皆雲鬢蓬鬆，花容黯淡，詢知女無恙，即來慰問，解衣衣之，簇擁而去。

生自念生世不辰，初獲麗姝，又逢浩劫，痛極而號，陡覺有拍其肩者曰：「兄又夢魘耶？」四顧環矚，則身在荒島，杳無一人，但見飛魚成隊，出沒於滄波浩淼而已。腹中飢腸雷鳴，殊不可耐。遙見樹頭桃實纍纍，盤旋登樹，摘而食之，甘香濺齒，食四五枚，已覺果然。顧念何由得歸故鄉？高堂年邁，抱孫綦切，飄泊一生，尚虛中饋。正悲惋間，適有救生輪舶聞警而來，見生，即載之去，送往福州。生致書驚江友人，告以急難，乞貸資斧，方得達廈門。

既至署中，門庭齋室，彷彿夢中所見。無何，訛傳外寇將入犯，海氛甚惡，凜乎其不可久留。生遂辭友北歸。友以生至此尚無多日，從未出外游矚，何遽言歸？對海有鼓浪嶼者，西人避暑之別業也。樓閣雲連，輝煌金碧，中貯阿嬌，頗多外遇，即命衙署中人偕生往游。

呂秀才可仲，署中司筆墨者也，善畫，工詩詞，喜作狹邪游，與嶼內名妓徐素秋舊相識，曾有嚙臂盟。素秋向為西域葡萄，固半老之徐娘也，現已棄舊業為寮主。寮中錢樹子四五株，並皆佳妙。聞有新來一妓甚美，色藝兼擅，聲既清婉，貌尤妖冶，名譽噪於一時。呂即慫恿同往訪之。

既至，粉壁紗窗，極為雅潔。須臾，紅裙翠袖，擗簾競進，見呂，無不粲朱唇，啟玉齒，問：「何許久不來？今日何風吹得至此。」呂即擲金錢數枚謀精粲，急詢：「尚有新來麗人，何不出房一見？」眾妓對曰：「渠自來此，怕見生客，恆不出房櫳。諸君苟與相識，何不逕造其室。」呂即拉生入訪。

入則霧閣雲窗，繡帷珠箔，絕似貴家閨闈。良久，女出。生驟睹之，魂魄飛越，蓋即夢中所暱之絳綃女子也。詢其姓氏里居，無不吻合。顧女視生落落，若不相識。生執手問女：「曾於他處見我否？」女笑搖其首，曰：「未。」生向呂緬述夢中異境。呂曰：「今夕即請一踐此夢，何如？」特張盛筵，為生定情。生於席間意專神注，惟在於女。酒半，徐亦至，旁侍捧觴，拇戰、飛花，各極其樂。繼則戲以姓字屬對，如「百尺素台」「千秋金鏡」、「麗秋煥彩」「素月流輝」、「呂姥」「徐娘」，自相耦儷。女獨笑不語，俯生耳竊告之，生不禁狂笑覆杯。眾詢何言，則謂：「呂氏姑娘下口大於上口，徐家女子邪人多於正人。」眾皆失笑，幾於頭沒杯案，歎其慧心獨絕。是夕，生宿於女所，有若久別重逢，殊深纏綿。明晨，擬為之脫樂籍，向鴛母詢其身價，索二千金。呂倩徐娘代為關說，僅許其半。生囊中有福州方觀察所贈五百金，先以署券；生友資助行裝七百元，聊備衣飾，遂得成事，如范蠡之得西施，載之俱還。

生於閒時為徵前夢，謂：「何不與聊同在夢境？誠所未解。」女曰：「曩之所以不言者，恐駭物聽；且鴛母得此消息，所索更奢，千金未必飽其欲壑也。妾固芙蓉城中司花侍女，以墮妄想，遂謫紅塵。冥君者，乃芙蓉城主石卿，以妾與君有前緣，故特假君友之名，為之委曲，從中撮合耳。妾素不能歌，前隨石郎赴宴瑤池，得遇董雙成、杜蘭香教以霓裳一闋，遂知音律。曩時所奏，竊恐有污尊耳，乃蒙擊節嘉賞，殆前因也。」